

外国文艺

摘译

· 内部资料 ·

BWT1/962/05

5
1974

摘 译

一九七四年第五期

《摘译》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 字数 161,000

1974年9月第1版 197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 10171·325 定价: 0.54 元

内 部 发 行

目 录

是朋友还是敌人？

——评《秘密活动》……………郭季竹（ 1 ）

秘密活动（苏修中篇小说·节译）……………（ 7 ）

自由（美国短篇小说）……………（125）

华丽的家族（第一部）（日本电影剧本）……………（143）

苏修文艺动态（5则）……………（122）

美国文艺动态（3则）……………（140）

日本文艺动态（2则）……………（220）

是朋友还是敌人？

——评《秘密活动》

郭季竹

苏修中篇小说《秘密活动》，通过以色列特务机关“莫萨德”的头子依阿科夫的回忆和活动，描述一九六七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即六·五战争）爆发前以色列与美帝国主义的一些幕后活动。小说标榜“文献性”，是要人们相信，六·五战争的“真相”尽在此中了。然而，仔细读完之后，人们就会发现，原来这“文献性”就是欺骗性。小说把中东不安宁的原因完全归结为美国的干涉，而把苏联在中东的一系列罪恶活动一笔勾销，这就是天大的欺骗。小说还用什么“西方强国突然发现了苏联就在旁边”之类的话，把苏修打扮成中东人民的朋友、争取中东和平的重要力量，这更是欺世盗名了。

中东为什么不得安宁？苏修在中东扮演的究竟是什么角色？它到底是阿拉伯人民的朋友还是敌人？历史是最好的见证。

一九六七年的六·五战争，被小说的作者说成仅仅是美国和以色列合伙对埃及进行的一场“卑鄙政治赌博”。但究竟谁是美帝在这场丑恶表演中的真正伙伴？这场“卑鄙政治赌博”的受害者阿拉伯人民是看得清楚的。一九七三年，埃及一位领导人在回顾中东第三次战争的血的教训时指出：一九六七年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的战争“是大国策划的国际阴谋的结果”，当时，

“俄国人和美国人是狼狈为奸的”，“一个打，另一个捞取实惠”。

事实正是这样。从一九六七年五月下旬到六月初，以色列在美帝全力支持下发动对阿拉伯国家的进攻已是箭在弦上。苏修明明知道这个事实，但是，它却欺哄阿拉伯国家，说以色列不会进攻，要阿拉伯国家“克制”、“谨慎”，“避免一场大的较量”，阻挠它们采取有效的自卫措施，束缚住它们的手脚。苏修一面指天发誓说要“帮助阿拉伯各国人民坚决回击侵略者”，一面却同美帝加紧勾结，向美帝交底，表示它绝对不会妨碍美帝侵略。在此期间，莫斯科与华盛顿函电往返频繁，大搞秘密外交活动。约翰逊就曾就中东局势致函柯西金，要求采取“联合外交行动”；苏修则向美保证，苏美两国在中东“有肯定的利害关系”。果然，为了保证他们的“肯定的利害关系”，苏修与美帝采取了一系列“联合外交行动”：

五月二十三日，即约翰逊发表声明，对阿拉伯国家进行恫吓威胁的同一天，苏修也发表声明。可是它既不支持阿联要求“联合国紧急部队”撤退和封锁亚喀巴湾的正义行动，更不谴责美帝的侵略阴谋，而是别有用心地说什么“不允许破坏近东的和平与安全”，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呼应，共同对阿拉伯国家施加压力。

五月二十六日，约翰逊打电报给阿联总统纳赛尔，威胁阿联必须“停止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大规模战争攻势的军事行动”。第二天凌晨，柯西金按照美国的主意，也通过苏联驻阿联大使紧急会见纳赛尔，表示苏联政府坚持要求阿联“不要首先开火”。

五月底，苏修派了十几艘军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东地中海。一艘苏联军舰竟然同美国军舰并列航行，双方人员互相挥手并拍照。可是苏修却恬不知耻，吹嘘自己摆出这几条军舰，是去支持阿拉伯国家的。

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六月五日，战争爆发后五小时，柯西金

就通过“热线”向约翰逊表白，“苏联不希望同美国在中东发生战争”。约翰逊接到电报后，吃了定心丸，就放手大干了。

为了迎合美帝的需要，苏修集团在六月五日发表声明，绝口不谴责美帝国主义，避而不谈援助阿拉伯人民反侵略斗争，拼命鼓吹“包括大国在内的其它国家政府”来“熄灭近东的战火”，企图撇开阿拉伯人民，利用联合国，推行“大国强权政治”。与此同时，它又多方讨好美帝：对于阿联揭露的美国直接参战的事实，苏修报纸一个字都不报道；阿拉伯各国留苏学生在莫斯科举行反侵略示威，苏修集团竟然派出五千名军警，使用一百六十多辆卡车，组成五道防线，为美国使馆保驾。

六月六日，美苏两国在安理会上炮制了一个逼迫阿拉伯国家“立即停火”的决议。六月七日，苏修代表又加了一把劲儿，提出一个“限期停火”的提案。结果，在美苏勾结大搞“强权政治”的压力下，阿拉伯国家被迫同意停火。一场阿拉伯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烈火就这样被扑灭下去。

事实证明，苏联在六·五战争中绝不象他们自己标榜和小说中所写的那样，“站在阿拉伯人民一边”；而是相反，它与美帝国主义一样，是以色列的纵容者和支持者，是扑灭阿拉伯人民反侵略斗争烈火的刽子手。苏联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位埃及领导人说得对，是为了“捞取实惠”。那就是要控制中东，以中东为阵地，与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这一点，小说《秘密活动》尽管竭力掩饰，还是露了马脚。

小说中那位忧心忡忡的美国第六舰队司令说了这么一句话：“可能，俄国人想要抵消早就存在于地中海的美国第六舰队？如果这样，他们已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话是美国人说的，然而却一语中的。苏联正是要与美国争夺中东，争夺地中海，争夺一切领域里的霸主地位。小说作者在借用一个美国

舰队司令的口来吹嘘苏联“已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时，怎么也掩饰不住一种洋洋自得的情绪。地中海呀地中海！早在十八世纪，老沙皇叶卡捷林娜二世就梦想着你。老沙皇的孝子贤孙们，一想到俄国曾经被“关在黑海这个瓶子里”就免不了了一阵心酸。“地中海是国际的海，没有任何一个强国对它拥有特权。”美国舰队来得，我苏联舰队就来不得吗？机会均等嘛！好了，先人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新沙皇打着“使地中海变成和平与友好合作之海”，“要加强整个地中海的安全”的旗号，一九六四年首次派遣黑海舰队钻进了地中海。一九六七年夏天，趁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的机会，为了“保护阿拉伯世界爱好和平的兄弟人民”，又派了大批军舰驶入地中海，在那里设立了常驻特遣舰队，并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攫取了海空军基地，建立了军事基地网。对此，苏修的军事头目好不得意：“我们一世纪之久的梦想，现在已经成了事实”。不但在地中海，在红海、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苏联舰队都能自由地游弋。“苏联海军已成为一支威严的力量。它无愧地代表国家行驶在世界各大洋。”老沙皇的子孙现在可以“无愧地”告慰先人的亡灵了！

既然把中东人民的命运作为自己与美帝争霸的赌注，苏修怎么会希望阿拉伯人民斗争胜利、中东问题彻底解决呢？那样，赌注不是没有了吗！所以，六·五战争以后，它伙同美帝，竭力在中东制造并保持“不战不和”的局面，一再策划“中东的慕尼黑”阴谋。为了达到这一罪恶目的，它一面伙同美以反动派用武力镇压巴勒斯坦游击队，一面恶毒攻击坚持反击美以侵略、解放被占领土的阿拉伯各国人民。苏修《真理报》公开诬蔑巴勒斯坦游击队是“极端分子”，攻击他们进行的武装斗争是“轻举妄动”，是“不负责任的冒险主义越轨行动”，“在客观上损害了阿拉伯人民的事业”。这种对阿拉伯人民的仇视和咒骂在小说《秘密活

动》中不是也反映出来了吗？小说不住地攻击那些“极端分子”，“特别是巴勒斯坦人”，说他们的行动会“被反阿拉伯行动的人”所“利用”。为什么呢？因为据说“任何反以色列战争对阿拉伯人都是危险的。以色列的背后站着美国”。“美苏在危机中对立将意味着世界核战争”。意思很清楚，为了苏联和美国的勾结和利益，阿拉伯人民应该放弃斗争。这个镇压阿拉伯人民革命斗争的剑子手的嘴脸，不是暴露无遗了吗？

然而，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违背两霸的意愿，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苏修事先得知战争将要爆发的消息，它一面把这一情报透露给美帝和以色列，一面慌忙撤走它在埃及的军事顾问及其家属。战争爆发初期，它反对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战争，警告阿拉伯国家要对战争的后果负责。当阿拉伯国家在战争中明显地占优势后，苏修又见风使舵，转而表示“支持”。同时，它以索取现款为代价，向阿拉伯国家大量出售武器，并乘机迅速大量增加它在地中海的舰只，力图使这场战争的发展有利于自己与美帝的争夺。在中东“就地停火”之后，它一再企图直接出兵中东，与美帝展开了一场剑拔弩张、争当世界宪兵的丑剧。当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以石油为武器对美帝进行石油禁运时，它一面作出“支持”的姿态，一面自己却不停地向美国供应大量石油。并把从阿拉伯国家低价换来的石油高价转手倒卖给西方国家，从中大发横财。为了同美帝作交易，即使在战争期间也没有停止向以色列输送苏联犹太人移民。一九七三年一年之内就输送了三万多人，在十月战争期间更是加紧输送，从而在人力和军事上加强了以色列的实力，再次暴露了它对阿拉伯人民假支持真出卖的叛徒嘴脸。

总之，在中东，苏修和美帝国主义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它们象两只饿狼一样互相争夺着，而且，为了更激烈的争夺，又不时

地互相勾结，出卖阿拉伯人民的利益。但是，它们的妥协和勾结，只能是局部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它们之间的争夺则是全面的，长期的，绝对的。它们的争夺，遍及全球。它们争夺到那里，那里就出现动乱。它们这种又勾结、又争夺的关系，是中东不安宁的根源，也是世界不安宁的根源。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苏修和美帝这两个超级大国是一丘之貉，而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则更狡猾阴险，更有欺骗性，在欺负人方面尤为恶劣。《秘密活动》之类小说是在揭露美帝吗？假的。这种“揭露”完全是假揭露，主要目的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真面目，欺骗中东人民。当我们听到新沙皇把自己说成是中东人民的“朋友”的吹嘘时，便不禁想起鲁迅的一句话：“跳蚤的来吮血，虽然可恶，而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针叮进皮肤，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当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如果所哼的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那可更其讨厌了”（《华盖集·夏三虫》）。

“苏联的潜力是无限的”。新沙皇多么踌躇满志啊！然而想当年老沙皇同一些老牌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时，不也是同样地张牙舞爪、不可一世么？可是，十月革命一阵风暴，它就顷刻瓦解，烟消云散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今天的苏修，野心很大，但已经是内外交困，一天天烂下去了。阿拉伯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日益高涨，社会帝国主义面目暴露得更充分，它正在昏头昏脑地沿着老沙皇的旧路奔突。不要太久，新沙皇就会在博物馆中老沙皇的旁边找到自己的归宿的！

秘 密 活 动

(苏修中篇小说·节译)

作者 伊·别里亚耶夫

连载于苏修《旗》杂志 1971 年第 9、10、11 期

特 拉 维 夫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特拉维夫的“利达”机场上一派通常的繁忙景象。一架机身两侧漆着希伯莱文花体字的大型“波音 707”正在准备起飞远航。飞机周围挤集着加油车，技术人员们在忙忙碌碌。随航工程师已经得到通知：飞机将按时间表准时起飞。

“请注意！请注意！搭乘‘埃里·阿尔’公司特拉维夫——伦敦——纽约航线的乘客们，请走向检票处，准备上飞机！”

一个悦耳的声音用希伯莱语和英语宣布开始上飞机，接着又沉默了。稍稍静下来了了的机场上又充满了不太响亮的、均匀的马达吼声。

一切都象平时一样！至少在外表上。看起来，没有任何东西预报着任何意外事件。虽然近东的局势在急剧地白热化，但很少有人在那一天想到和阿拉伯人开战的可能性：战争看来是不必要的和危险的。真相只有为数不多的以色列人知道。

一切都象平时一样！至少在外表上。一辆不吸引任何人注意的黑色小汽车向机场驶来。汽车里走出了三个男人，手里只

拿着旅行用的小箱子，皮包，一叠报纸。

男人之一，年约四十五岁，方方的脑壳，双颊深陷，有一张几乎是斯拉夫人的脸，迅速地走进了候机室。通常仔细检查证件的警察毫不阻挡地让他走了进去。另外两个人在卖票处耽搁了几分钟——这儿已经停止卖票了。

突然出现了公司的负责人，他闪电式地把一切都办妥了。他亲自签了票，给了迟到的人三张红色的上机卡。神秘的绅士们是头等舱的仅有的乘客。

“请注意！请注意！‘埃里·阿尔’公司，特拉维夫——伦敦——纽约航线。请从二号入口处上飞机！”

一切都象平时一样！至少在外表上。仿佛受到魔杖的吸引似的，一群乘客开始行动起来。他们向着一道门走去，门上有一只蓝灯照耀着一个很大的“2”字。

三个迟到的人站到了长长的队伍的末尾，耐心地等待轮到自已。他们同样不慌不忙地在头等舱里分别坐定。方脑壳的人坐在前面，他随便地把自己的皮包丢到旁边的空位子上，立即开始看报。

他用眼睛扫视了一下伦敦《卫报》的社论：“大炮还没有开始在近东射击……还有一些钟头来给外交界挽救近东免于战争”，——他冷笑了一下，翻了过去。

他的两个旅伴坐在后面的软椅上。走进舱里来的机长彬彬有礼地询问道：

“一切都好吗，绅士们？”

对他的回答只是短暂的微笑，但机长满意地离去了——一切都再好也没有了。可以开动机器了。

“埃里·阿尔”公司的“波音707”开始滑向起飞线，几分钟后冲上了天空，迅速地上升。下面的地中海铺开自己碧绿的地

毯，在早晨的阳光下闪现出彩虹的所有色彩。近东，在那些日子里各种政治激情为之沸腾的近东，留在后面了。但是……

现在该介绍一下神秘的乘客们了，为了他们的方便，“埃里·阿尔”公司竟不惜取消了所有已经售出的五月三十日班机的头等座位，从而使自己与许多重要的顾客发生冲突。在当前这个情况下，公司不能有别的做法：在从特拉维夫飞往纽约的“波音”的软椅上坐着的是以色列情报机关的头子依阿科夫将军和伴随他的工作人员。实际上，这个在以色列如此普通的名字只不过是化名。

依阿科夫将军现在快五十岁了。他出生在季本比尤尔根。依阿科夫的父亲——一位富商——用纯粹复国主义的精神教育自己的儿子，但给他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在他中学毕业后把他送到闻名于整个西欧的巴黎综合技术学校。

从外表上看依阿科夫是个典型的阿什凯那齐^①，东欧人。尽管上了年纪，将军的锻炼得很好的身体还保持着几乎是少年一样的匀称。他手脚上的肌肉可以使最好的运动员感到羡慕。

依阿科夫的头开始秃顶。他从来不戴帽子，从来不穿西装。以色列情报机关的头子总是穿着几乎成为制服的一套衣服——灰色的裤子和白色的翻领衬衫。不戴任何领带！将军和妻子、孩子们一起住在特拉维夫。

他于一九四九年一到以色列，就加入了“莫萨德”，就是他现在领导的这个秘密机关。他长时期担任依赛尔·哈列尔的副手，后者于一九六三年由于同那时的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发生冲突而离职。

……“莫萨德”的头子所乘的飞机接近了欧洲边界。将军躺

① 原注：阿什凯那齐是指从欧洲迁入以色列的犹太人。他们组成以色列政治和军事的特权阶层，占据国家和各政党中的最重要的岗位。

在沙发背上，好象在打盹。但实际上他根本顾不上睡觉。近几天发生的事件象电影镜头一样在他的脑海里闪过。

在将军的办公室里，政治家们和情报员们无休止地开着会，在他的桌子上不断出现来自军队的新情报。无数的电话铃不停地响。人们向依阿科夫将军报告着种种惊人的变化和新闻。

摩西·达扬刚不久在军队中重新出现。这个被以色列军人称为“孤独的狼”的独眼将军几年前退了伍，现在又到南方的埃及边境上去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埃及坦克开始向西奈进军。对许多不懂军事的人来说，这几乎就意味着是阿拉伯人反对以色列的战争。但是应当知道他们没有水！依阿科夫象任何一个那怕曾一次到过内格夫沙漠的人一样，十分清楚地知道水的价值。当周围是一片沙漠时，士兵就老是想喝水。他顾不上打仗！而且坦克没有水也开不远。

将军回想起，英国人在一九一六年是怎样在西奈进攻土耳其人的。近东战线的英国军队司令梅乐排了一条“骆驼”水管从塞得港直到阿利-阿里什。水从特制的木头水管流进西奈沙漠的深处。只是在这以后，英国将军才冒险下令进攻。

埃及将军穆尔塔吉，西奈部队的司令，现在没有这样的水管。难道这不是一个最好的证据，足以说明埃及人根本打算进行反以战争吗？可是出现坦克的事实毕竟可以巧妙地加以利用，来反对埃及人和所有的阿拉伯人。让全世界去认为，埃及人几乎明天就要打了！难怪美国和以色列报纸顽强地反复肯定，纳赛尔想要消灭以色列，对这一点，相信的人可多了。对特拉维夫来说，一切都进行得非常之好。

将军非常了解以色列军队所做的一切。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以色列空军对大马士革的空袭是一种火力侦察。在空袭前

夕，以色列曾暗自揣测：世界舆论对这种“防御性的远征”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现在，当埃及坦克在西奈出现之后，可以采取更有力一些的行动了。

将军通常是参与以色列政治中的一切机密的。关于可能就开放蒂朗海峡和亚喀巴湾航行问题进行谈判的一阵喧闹声，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引开人们注意力的策略。伦敦的《卫报》关于什么外交界的胡言乱语连一个破铜板也不值，但是天真的世界越是相信这一类谈判的可能性，就越是好。对阿拉伯人及其朋友们来说就越是糟。

确实，想出某种强有力的行动，比起实施它来要容易得多。政府里不是所有的部长都有足够的勇气。需要迫使他们服从。

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在华盛顿实际上到底听到了什么？一旦近东这次目前还是“冷的”危机变成了“热的”，美国将同谁站在一起？对以色列军人来说，这是问题中的问题。谁能够对此作出回答呢？

将军按铃叫服务员。一个穿制服的年轻姑娘立即出现了。

“是，先生？”

“请来一杯苏打水！”

“也许要威士忌吧，先生？”女服务员又问了一遍。

“不，只要苏打水！”

一杯苏打水放在将军面前，他一饮而尽，喘了一口气，重又陷入了沉思。

现在在依阿科夫的记忆中复活了许多已成为历史的事件。不是古老的历史，而是比较近的。要知道以色列国还不到二十岁。

.....

一九五四年七月的一个傍晚，在聚集在开罗“卡斯尔-恩-尼

罗”电影院门前的人群中，出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青年人。他四面环顾，好象害怕什么东西，畏怯地走近售票处购票。立在他后面的一个青年大学生穆斯塔法·赛义德发现这个陌生人的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冒出一缕细细的烟。混杂在人群中的一个埃及秘密警察也发现了这一点。他同穆斯塔法·赛义德一起捉住了这个年轻人，推进了停在附近的一辆警车，把他送到了最近的一处警察分局。

在那里对被捕者进行了审问，然后转给了反间谍机关。被捕者的身份很快就弄清楚了。这是纳丹逊，年轻的埃及犹太人。他几乎没有抗拒，就承认了想在电影院内爆破一颗土制炸弹。使进行审讯的军官感到不解的是这样一点情况：怎么能够相信，以色列的间谍（纳丹逊承认自己是以色列间谍）不仅在电影院和邮电局里，而且也在美国和英国大使馆的图书馆里制造爆炸事件呢？（被捕者也招供了这一点）然而这个军官的疑虑不久就得到了澄清……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九日（这个日子依阿科夫记得象自己的生日一样清楚），本-古里安退休了。他的决定是如此出人意外，使得不仅是以色列的新闻界，而且还有以色列许多老练的政治家都感到莫名其妙。所有的人都在无数的猜测之中迷失方向，不知道这只老狐狸想出了什么点子。因为当时并没有任何东西威胁着这位以色列政府的首脑。他头顶上的政治天空看起来是十分晴朗的。

本-古里安向自己最亲近的助手们宣布，他决定在自己的斯德·鲍凯尔的庄园里隐居，“在那里向自己的脑电池重新充电”。自然，这种解释立即在报上传开了（离职的总理正是希望这样），但它不能说明任何东西，不能使任何人满意。本-古里安的自动“流放”，在长时间内一直是以色列最困难、最使人伤脑筋

的谜之一。军人和非军人都在这个谜上伤过脑筋，但依阿科夫将军对此是有所理解，并且猜到了很多的！

当依阿科夫得知（还在报上正式公布之前），平哈斯·拉旺成了国防部长，而摩西·达扬成了总参谋长时，许多事情对他来说就成为可以理解的了。暂时取代了本-古里安的摩西·夏里特将会遇到严重的困难。特别是他的同阿拉伯人谈判的方针！这类谈判会意味着不断扩大以色列领土的计划破产！

平哈斯·拉旺是个纯粹文职的、职业的政治家，极好的雄辩家。但是，为了要能及时地和准确无误地按照那些决定以色列军事政策的人的要求去按动军事政策的秘密弹簧，光凭上面这些是完全不够的。尽管所有的以色列报纸围绕这个新国防部长的名字作出了种种最出人意料 of 的预测，强调他将妨碍夏里特实行其和平路线，这也无济于事。需要做出的是某种十分重大的事，能决定今后许多年内的以色列的地位的事。这事将由达扬来领导。

在那个时候，这个人的名字还不象现在在一九六七年五月那么响亮。但是他已经被称为本-古里安的代理人。是什么东西使他成为总理所需要的人呢？

.....

达扬蔑视外交和外交家，认为在近东一切将由轰炸机来决定。也许，还有组织得好的情报工作。将军否定同阿拉伯人的任何谈判，特别是在一九五三年，当暂时代替本-古里安当了总理的夏里特开始谈起了谈判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开罗的情况变了。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年轻的军官们执掌了政权。革命指挥委员会里的、后来还有政府里的领导岗位被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所占据。

哎！依阿科夫甚至皱起了眉头。那时开罗的事变给他带来

了多少麻烦啊！他的机关为了弄清楚纳吉布将军是何许人而跑断了腿。这位将军坐着吉普车在开罗兜来兜去，埃及人给予他真正是国王般的荣誉。许多已经退伍的以色列军官清楚地记得他。纳吉布将军在巴勒斯坦打过仗，这位把所有其他的政变领导人都排挤开了（报上当时这样写）的埃及革命英雄，不倾向于重复旧的错误。

依·哈列尔去找艾利·科恩。科恩一度曾是“哈加内”（地下军）的军官，阿拉伯语说得极好，他是从也门来到以色列的。在巴勒斯坦战争期间，科恩同埃及人作战过。一九五二年，他已经成了个大学里的学生。科恩住在耶路撒冷一座七层楼房里的一个小房间里。

“您对纳吉布将军是怎么看的？”哈列尔问他。

作为回答，科恩劝他把注意力放到年轻的中校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身上。

“这才是首先应当观察的人，”他很有把握地说。“我十分记得他。我们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碰见过。纳赛尔，而不是任何别人，将成为埃及的领袖。”

科恩曾于一九四八年同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少校谈判撤离巴勒斯坦前线的双方部队——埃及的和以色列的。在罗多斯停火签署以后，两人都各自回家。

夏里特觉得，可以利用科恩来开始同这位埃及新领袖的直接谈判，即使是非正式的也好。因为纳赛尔邀请过科恩到开罗去，不过是以“私人”身份。

依·哈列尔特别是本-古里安坚决地宣布：决不进行任何私人谈判。如果要谈判，那只能是“直接的”，在政府之间进行。但是这种谈判恰恰正是以色列的首领们不想要的。不论是那时，还是现在。